

人性不再的疆域——評《新疆再教育營：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》

蔡如雅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股長

壹、科技宰制的能力

有句廣告台詞說：「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」。但沒想到極權政府讓科技開始泯滅人性，讓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人以及哈薩克人成了高科技宰制的客體，並進一步成為發展科技的犧牲者。這本由加拿大學者寫成的作品，主要透過詳實的資料，描述新疆目前經歷的再教育營以及相關的周邊措施，使得新疆在事實上成了高度科技發展，但低度人性開展的高科技流放地。人們在這裡喪失了自主性，自我審查成了日常必須，為了生存，成為高科技控制下的單純生物。

書的開頭從恐怖主義犯罪論談起，這個論調裡預備犯罪定罪變得較為容易，在新疆很多看似平常的行為，都是犯罪的。過去可能曾經有部分抗議及暴力行動，但與武裝的恐怖分子進行自殺式攻擊恐怕還有相當的差距。為了避免所謂的恐怖主義蔓延，中國政府在新疆設置了密集的檢查站及通行證系統，並運用高密度的警網來進行手機、身分證的檢查。在虛擬網路部分，中國政府經常聲稱並沒有所謂網路長城的存在，但實際上網路言論自由乃至於隱私都被一定程度的限制。透過 VPN（Virtual Private Network，虛擬私人網路）連線到國外網站，有時將面臨勾結外國勢力甚至企圖顛覆國家等罪名，並進一步遭受人身自由的侵害，進入所謂「集中管理的教育訓練中心」（以下簡稱集訓中心），進行各種思想改造。而思想改造的目的，即是確保所有的人都和生產線上的產品一樣，具有相同的性質，監控所有被統治者視為「不良」的行為乃至於「思想」，一一透過各種身體、心理的暴力加以去除。

貳、集訓中心的人化

接著是一位曾經在所謂集訓中心授課過的教師所分享的經歷。課堂中，他的教學活動被攝影機監視著，即便他對學生充滿同情，他也不能夠如己所願的表現。學生一旦提出除了回答問題以外的回應，都可能受到懲罰，因為那些監視器背後，真的有人負責監視。學生除了上課的時間受到嚴格的限制，毛髮也被剃光，整個運作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暴力，透過升旗、避孕、思想檢查等措施，來達到控制的效果。這樣宰制措施的常態化，改變了以往僅由刺鐵絲網、自動武器、通行冊、檢查哨等可見的控制。透過無所不在的攝影機，以及情緒／情感辨識科技，使得監視更為綿密，更深入生活的每時每刻，加上原有的自動化武器、高築的圍牆等，再再顯示這並不是一個集訓中心，而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拘禁場所。為這樣的組織工作，不僅是受關押的人在各樣權利上受到侵害，甚至連執行監控工作的人都需要把工作與自身分離，以免在精神上無法繼續進行監控。這樣的現象顯示了這個監禁工作的情緒負擔如此重大，以至於正常心智的人都無從負荷，並且在執行的過程中難免擔憂自己落入類似的處境之中，而這樣的陰影揮之不去，這也是人權問題應該受到關心的價值所在：沒有人能夠確保這樣的戕害不會發生在自身身上，因而對於議題的關注有其必要性。

除此之外，受拘禁者甚至無法正常的生活，他們每週僅能淋浴一次，而且時間窘迫，只有 10 分鐘的時間。而管理者在進入舍房時，會大吼要他們「抱頭」，也就是雙手抱住頭部，並且蹲踞在地上。這樣的姿勢不僅難以反抗，也具有屈從的效果。所有的命令都以大吼的方式傳達，並且對稍有偏離規定的人實施不同程度的毆打。這些言語、肢體上的暴力，都使得受拘禁者產生習得無助的絕望感，而這樣的絕望感將影響他們的健康與生存。其他有關生存所需的食物也經常不充足，廁所不僅有攝影機，有時便桶滿了也不允許清理。經歷過這些的受訪者宣稱，在集訓中心的生活遭受到幾乎像是牲畜一樣的對待方式，管理者甚至認為他們並不屬於人類，因而可以任意對待。更有甚者，受拘禁者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，還被迫要說違心之論。因為思想檢查和懷抱獲釋的希望迫使這些受拘禁者壓抑自身的遭遇，習得無助得做出所有管理者要求的行為，

包含所有行為和思想改造的要求。除此之外，他們也被迫學習本來並不熟悉的普通話，不管是愛國歌曲或者是習近平語錄，他們必須透過大聲唱誦來換取生存必須的食物，而不斷的體罰、低下的衛生環境經常使得受拘禁者生病甚至死亡，而這些如同牲畜般的受拘禁者並不受重視，以至於「生病」、「死亡」，皆僅是一個統計數字。

前些時候新疆產製的棉花等貨物遭到大企業抵制，包含 H&M 等品牌都曾拒絕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棉花。接下來的部分則是記錄除了思想改造以外的勞動情況，在極端而強迫的政治教育之下，受拘禁者被迫同意所有的對待，包含強迫勞動在內，而且這些強迫勞動還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測驗。中國政府以「減貧」為理由，指定分配各樣工作到新疆。被拘禁者成為源源不絕且不敢抱怨的勞動力，所有的生產剩餘價值都被中國政府無情地剝削殆盡。曾經有記者訪問相關的工作人員，他們知道對方是記者，回答出了管理者想聽的答案，也就是他們是自願來學習技能，並且黨是照顧他們的。他們的勞動條件是限制的，不能夠返家，也不能夠辭任。不同程度的管制和計薪，勞動條件都遠低於中國的平均水準，幾乎等同奴隸般的奴役，所有的行為都還必須受到觀察：在這個過程中，他們是不是已經「集中訓練」成為一位「合於黨意」的勞工？

參、壓迫的來源與責任分配

何以新疆得以有如此嚴密的控制？以及又有什麼理由能夠如此迅速地發展大規模的控制工具？除了非人道的對待之外，作者也提出「在西雅圖的背後站著新疆」的提醒。也就是位於西雅圖的科技巨擘總部背後，恐怕支持著監視科技不斷發展與進化，這正是新疆人權遭受迫害的事實。以中國目前的科技水準，在軟體開發與硬體發展上，恐怕不足以自給自足地生產出這樣高科技的控制系統，而出售相關科技技術、產品的科技巨擘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迫害，也無法以科技具有中立性來逃避相應的責任，因為他們並非不知買受的對象是誰、用來做什麼樣的用途。當這些工具成為戕害人權的工具時，科技巨擘也應該思考是否應助紂為虐，不正當地提供相應的設備與科技。中國政府確實透過硬體生產，也就是設置數以億萬計的攝影設備來蒐集人臉資料，並透過這些資料進行數據分析來強化數據處理能力。然而軟體的進展，特別是演算法的訓練並不

是僅有數據即能完成，提供相應的科技技術，乃至於發展所需的軟硬體設備，科技巨擘自然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責任範疇，應該進一步省思在這個發展脈絡中，應該負擔的責任。

也有論者討論到以攝影機的密度而言，中國並非數位攝影機最密集的國家，美國的平均數位攝影機密度遠高於中國。但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是，國家如何處理這些數位攝影機所蒐集的資訊？如何保存這些攝影機所蒐集的資料？以及如何進行這些資料的處理？會怎樣運用這些資料？是否經過個人的同意？如今有許多國家已經將街頭的攝影機所取得的影像用於犯罪偵查，似乎有助於促使社會安全更為穩定。但人權關心的並不只是安全，當攝影機有所偏誤時，誤判所產生的問題應該由誰來承擔後果？每個人都願意付出走在街上就被監控的成本，來換取所謂的社會安全進展嗎？誰能夠說明社會安全進展能有多大的進步，以至於多數人願意犧牲隱私權來交換？所謂的犯罪分析是否存在偏誤，致使特定族群容易被懷疑犯罪？這些問題倘若尚未釐清，我們真的願意用隱私權來交換所謂的社會安全嗎？都是人權議題上，值得進一步思索的，也是這本書有關科技監控延伸出來的提醒。

肆、維護人權的可能

千里以外的人權問題，究竟與在臺灣生活的我們何干？有一種說法是用「昨日疆藏、今日香港、明日臺灣」來說明中國政府消除自我認同，強化統一思想的進程。對新疆、西藏而言，都有相應的書籍報導著當地如何遭受中國政府的迫害，不斷移入其他民族進行種族清洗、強迫少數族群放棄原先信仰的宗教、嚴格管控思想及行為，並將反對恐怖行動強加在所有的抗議、異議聲浪上，形塑一種顛覆政府並且破壞法治秩序的形象。當臺灣的街道上不時出現不同聲音的聚集，各種集會遊行因著共同的目標自發性的推展時，這些控制手段是我們難以想像也不願接受的。因而新疆、西藏乃至於香港的人權問題、自由法治都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。

另外，作者在訪談中也提到，外界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，有助於緩解情況的惡化。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，儘管我國有時仍不被視為國際社會的一員，仍有機會針對特定議題表達立場，透過關注相關議題、了解現在的發展情況，以

形成對壓迫者的壓力。儘管無法立即促使其停止人權迫害，至少現實上有助於避免情況惡化，透過各種外交、國際往來的手段，來改善人權問題。

在普利摩·李維（Primo Levi）《滅頂與生還（*I sommersi e i salvati*）》一書中提到，集中營的經驗太過惡劣，以至於聽到的人都可能懷疑其真實性。究竟是怎麼樣的意識形態使人泯滅人性到如此的地步，以至於透過集中營的各種手段來對付也是生而為人類的人們。然而這些經驗、記憶的模糊化、乃至於事不關己的想法，都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最為害怕的。他們在集中營內經歷的一切，最後倖存下來不僅要面對那些恐怖暴力的陰影和揮之不去的恐懼，並且要面對獨自存活的罪惡感，更有甚者去重述那些可怕的經驗，希望得到同情時，那些沉默乃至於不耐煩，都可能再次造成人性的抹除與傷害。

為了生存的緣故，在極端的拘禁情境中，人們會選擇有利於自己的存活條件和記憶，集中營的倖存者乃至於新疆受拘禁者的逃離，都是許多巧合的原因。畢竟管理者任意的對待有時根本沒有太多的理由，各種程度不等的虐待，都不具有規則可循。重述這些經驗是相當痛苦的，每一個回憶集中營或者是新疆集訓中心的人，都承受著不只一次的傷害。

人權價值具有普世性，不管這些人權議題是否發生在自身身上，作為一個理性、自由的人，都應該對無法擁有相似權利的人抱持同情且關心的立場，當個人力量無從改變現狀時，透過對人權議題的關心與關注，從生活中的各樣事情中做出決定，甚至連添購相關產品時，選用不強迫勞動、公平貿易的商品，都是為人權盡一份心力。

回到臺灣的生活經驗，不管是上網瀏覽資料或者是宗教信仰，都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，在相對宗教寬容的臺灣，甚至同一條路上同時有清真寺、廟宇以及教堂。然而在新疆，宗教自由甚至不可得，拘禁的條件中若連宗教信仰的寄託都遭受剝奪，想必對人性是相當大的傷害，更遑論要對領導階層做個人偶像式的崇拜，以避免自身身體遭受虐待。對比之下，對於新疆目前維吾爾族人乃至於哈薩克人的遭遇，恐怕有些難以想像，畢竟生活經驗中實在找不出這樣的例子。

那麼，這些議題的人權教育如何可能？從關心議題著手，先從各樣報導、

書刊等管道了解現在發生在新疆的各樣實況，即便難以想像，仍能透過關注來增加自身對於議題的了解，並進一步討論在生活中如何減低購買相關產品等作法，來間接降低對當地人權的迫害，畢竟沒有了市場需求，就能在某個程度上抑制生產行為。

馬克吐溫（Mark Twain）曾說過：「歷史不會重演，但會押韻（History doesn't repeat itself, but it often rhymes）」，這些正在發生或過去發生的人權問題都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，以避免同樣的憾事不斷或持續發生。當這世界上仍存在這種類似種族滅絕或嚴重人權侵害的事件發生時，我們就不能聲稱活在一個自由、法治的世界。儘管我們的社會中，多數時候仍以自由法治的方式運作著，但其他地區的人權議題，仍有待一同投入關注，來改善當地的人權現狀。

伍、人權未竟之事

這本書的目的，就是促進多數自由、法治國度的人們關心這樣的議題，特別是科技巨擘可能參與其中的問題。我們使用著他們提供的科技產品、技術，在不論是防疫、邊境管制等應用上，都享受著科技帶來的好處。但這本書要提醒的是，歲月靜好恐怕是有人為此負重前行。新疆人的犧牲不應該是科技進步的基礎，科技的便利也不該來自這樣的人權侵害。目前美中的貿易戰爭正是這個議題的延伸，而對於科技巨擘，我們也應當戒慎恐懼地保護自己的各樣隱私資料，一旦成為大數據分析的資料，不免就成為相關迫害的共犯，有一天科技也可能反噬，戕害多數人的自由、隱私，而這些問題，都可能是在我們每天並不自知分享的照片、影像等資料中，無聲無息地完成。作為一個敏覺保護人權的每一個人，都有責任對這些問題進行思索，共同想像如何保護自由，保障隱私。

本書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即是沒有說明為何這樣的人權侵害如此明確，卻不見改善。中國把人權問題用內政壁壘阻擋各國干預，當各國提出新疆人權議題時，中國政府不僅製作大外宣樣板說明黨僅僅是進行再教育，使得新疆維吾爾族人脫離恐怖主義，加入生產行列，並且使用新疆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來作為遁辭，使得各國政府的干預對新疆人權問題產生的改善有限，而各樣的關

注卻是使問題減緩惡化可能的少數途徑之一，若不是有相應的關注，恐怕各樣變本加厲的情況會更為劇烈。如今，許多的報導依然顯示科技監控、監禁仍持續的發生，而維吾爾族人仍然面臨相同的處境，值得所有人持續關注。相關的問題希望能在世界的關注中，逐漸地獲得緩解以及解決，所謂的內政問題或恐怖主義不再是討論人權問題的遮羞布，能夠真切地面對不同種族的生存需求，才能使人權得以發展。

